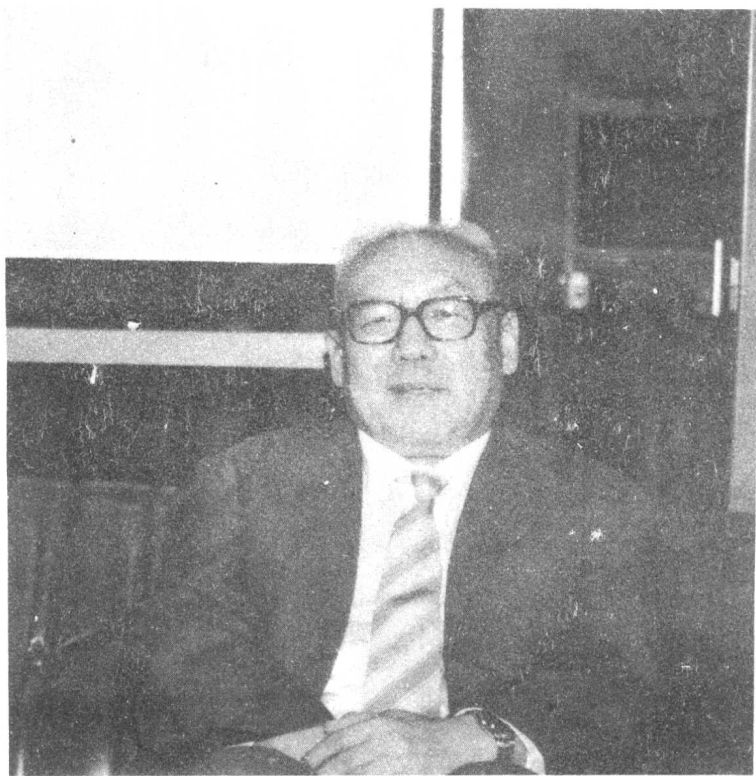


北京郊区的满族

金 启 琮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作者 金 启 琮

本文作者简介

金启琮，满族，北京市人。

一九一八年生，曾任内蒙古大学教授、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满族研究》主编。著有《满族历史与生活》、《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合编）、《女真文辞典》等书及《满族文化来源及其对祖国贡献》等论文多篇。

一九八八年离休，回故乡北京居住，专心著作，以度晚年。

右：八旗兵武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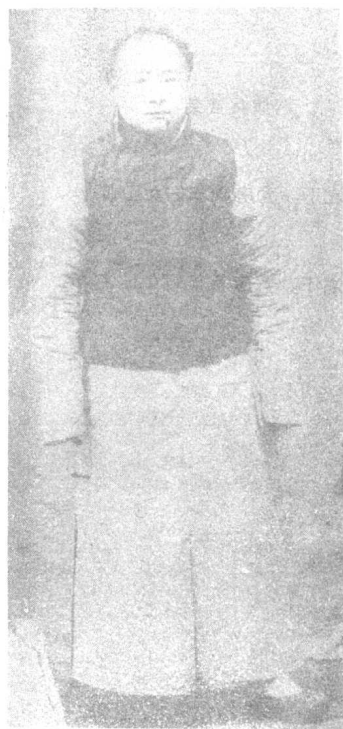


左下：营房青年妇女正装



右下：营房老年妇女正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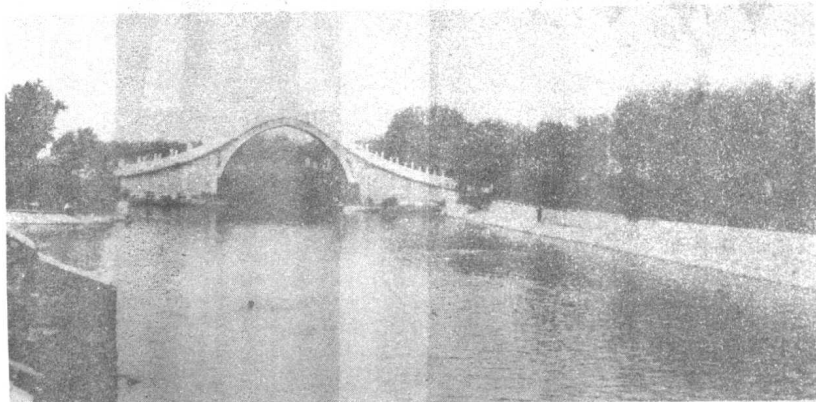
上：园寝苏拉（散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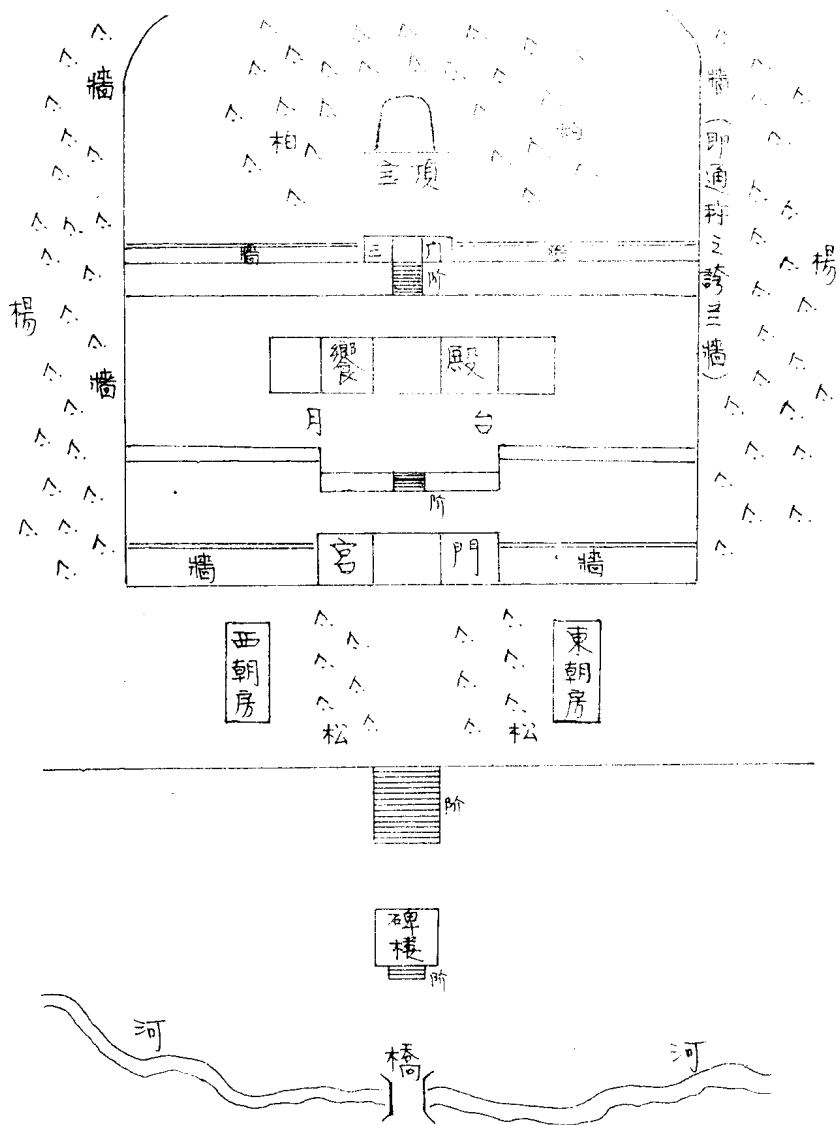
左上：今日仍存之营房老屋

左中：营房外之长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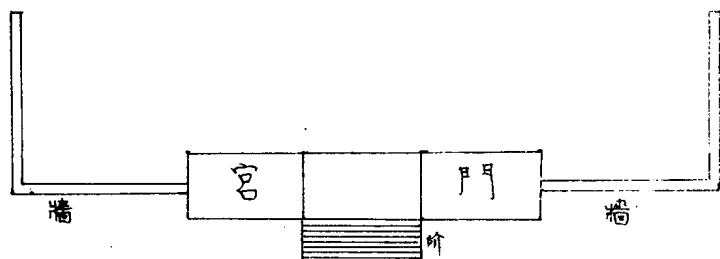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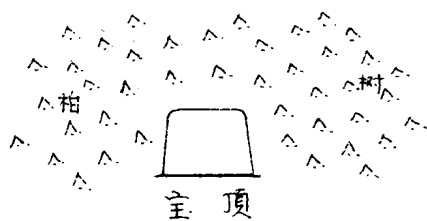
罗
锅
桥





大型園寢規模圖

後 山



小型圍腹規模圖

序

我很早就想写满族的下层社会，因为我觉得满族的真正的精神和性格保存在他们之中。但迄今为止，介绍的文章却又很少。要写了，我却屡次拿起笔来而又放下，原因是觉得我的介绍与现在流行的看法，相距过远，不能不多少有些顾虑。

最后下决心写我所知道的真实，还是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对散居的少数民族政策之际。内容不只是写出满族的性格和思想，还写出数十年来我所观察到的满族与其他民族的互相影响，甚至满、蒙、汉等族之间同化的反复现象，远比书上说的复杂的多。

这本《北京郊区的满族》，也只不过重点解剖了京西外三营和旧时京兆所属各县的园寝情况，举一反三，使读者可以对满族有较深地了解，避免罗列式的叙述。其实北京内城各门外都有营房。朝阳门外南、北营房，也曾是我熟悉的地方。安定门外营房情况，《夜谈随录》中曾有提及，不过都不如西郊的重要。

所写的时间，虽说重点放在二三十年代，但有时上溯到清朝中叶，下限直到解放前夕。涉及的时间还是比较广的。

解放后营房的新貌，直到1987年春、夏之交前往调查时，我才吃惊地看到房屋翻盖的整齐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郊区各国寝苏拉的后代也早已摆脱贫困，但多数已移居村中。关于解放后满族的幸福生活，我将在本书及《京旗的满族》、

《府邸世家的满族》之后，专写解放后的满族。

本书列入中日文化合作研究项目，系得到国家民委及辽宁省民委的支持；在日本方面曾得到日本丰田财团的助成和中部大学的合作。本书内容最初曾在《满族研究》杂志上连载，此次出版又由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佟靖仁同志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帮助。特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著 者

目 录

序.....	(1)
--------	-----

第一部分 营房中的满族

一、营房中满族的性格和思想.....	(2)
二、重内亲.....	(4)
三、档子房.....	(7)
四、练武、打架、御侮.....	(10)
五、营房中的饮食.....	(19)
六、营房中的发式、头饰和服装.....	(25)
七、营房中的房屋.....	(29)
八、营房中的语言.....	(31)
九、营房内外的民族关系.....	(40)
十、营房中的宗教信仰.....	(45)
十一、营房中妇女的社会地位.....	(48)
十二、营房中的书籍和读书、说书.....	(54)
十三、腐蚀.....	(59)

十四、悲剧的一瞥.....	(63)
---------------	------

十五、破败的过程.....	(68)
---------------	------

第二部分 散居的满族

一、满族散居户的思想、感情，他们与附近住户 的关系.....	(72)
二、散居满族的生计和他们的手工艺.....	(74)
三、散居满族的悲哀.....	(77)

第三部分 园寝附近的满族

一、园寝的规模.....	(81)
二、园寝章京和苏拉、守兵.....	(86)
三、京兆农村的样相 (一)	(93)
——农村的满洲化和苏拉的汉化	
四、京兆农村的样相 (二)	(102)
——农村的其他少数民族化	
五、京兆农村的样相 (三)	(106)
——萨满变香头	

六、京兆农村的样相（四）	（116）
--------------------	-------

——圆寝的破败和苏拉外流

结束语.....	（121）
----------	-------

附录

书评（一）	（123）
-------------	-------

书评（二）	（138）
-------------	-------

北京郊区的满族

研究北京郊区的满族应该抓三个点：外三营、王公园寝和庄头。外三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是满族的聚居点，是最具典型的地方。王公园寝的苏拉（满语“散差”）因为看守墓地的关系，多年来也在当地落户聚居。人数自然较营房为少，但也是较为典型的地方。庄头的情形则比较复杂，自始就有投充庄头在内，满族虽有，但远不如前二者的严密和集中。在三个点中不能算是重点。以上所谈情形是民国初年的状况。

我写此文，是因《满族历史与生活》发表后，受到北京研究这方面的学者的督促。我生长京中而母家又在郊区营房里，这种条件不是任何一位满族人都具有的，理当将亲身见闻贡献出来。唯迄今已发表的有关满族的著作，和我亲见亲闻，差距太大。比如有的著作中所宣扬的满族的缺点，我以为正是他们的优点。许多著作喜欢写满族上层，我以为光上层不能就代表满族，重点应该了解满族下层。不少著作边叙述边检讨、边批判，我以为应据实直书，存留信史。由于上述关系，虽有腹稿也没有写出发表。

目前辽宁省新宾、岫岩、凤城三个满族自治县的成立，全国满族沸腾了起来，热烈欢呼我国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人人要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我为了表示祝贺，把部份存稿贡献出来作为献礼。

最后要说明的是：见闻的范围是民国初年到民国二十一年，即1911至1930这一段。满族的性格、理想、生活习惯都

有他们的特点，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和当时人物的印象，他们有他们的看法。这些都据实直书，以存真象，为“满族学”（包括满族的历史，文学、语言、民俗等）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第一手材料。

第一部分 营房中的满族

一、营房中满族的性格和思想

营房指北京外三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以及北京城外关厢的八旗军屯驻的军营而言，当时简称之为“营房。”因为这些军营都是官、兵携眷而居，官为盖房，四围有营墙，故称“营房”。

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这些营房中保持满族特点较为纯粹的，应推外三营。外三营除了圆明园为驻守外，火营、健锐二营是有意识地放在郊区，目的是“令其远屯郊圻，不近繁华”①这里叙述的以火器营②为主，兼及健锐营和圆明园。

外三营的满族，直到清末民初还保持着一种与宗室王公、世家大族及京旗满族不同的独特性格和思想。这种性格和思想，突出表现为：（1）倔强的性格。（2）纯朴的风俗。（3）勇武的精神。和由以上综合构成的一种崇高的理想——为国家战死为荣。

我们先说倔强的性格：他们认为对的事，不管有多

注：

①昭柱《嘯亭杂录》卷五《赛将军》。

②此指外火器营，城内尚有一火器营。

大的威胁，至死不变。当时他们知道的事情很少，眼界不宽，直到清末营中小孩看到北京西直门的城门楼子，还当新闻，回营中去传说。戈什哈以上没有公事也不进城，进城多半是为领饷。一般人觉得北京城中不一定比营房好，没有羡慕大城市的思想。

居家也表现出各自的倔强，因而抬杠、拌嘴的事就常有。我曾看见过这样的家庭，夫妻老两口都已六十多岁，一对话就抬杠，互不相让。满族是一个很讲礼貌的民族，虽老夫妻之间也对称“您”。但一抬起杠来，甚至进而吵嘴，老太太就能指着老头说：“我恨您！”真是虽吵嘴而不忘礼。年轻夫妇本甚和睦，一言不和，就可抬杠，甚至相打。（自然男人打女人时多）这都是倔强性格所致。因而光绪二十六年（即现在说的“八国联军”。当时都称此事件为“二十六年”），抗敌既死了许多烈士，后来营房被占，也出现了不少烈女，节妇，自然也是这种性格所支配的。

其次，说纯朴的风俗：营兵当时虽不甚读书，有的甚至还是文盲。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决不撒谎，决不偷盗；不但自己不撒谎、偷盗，还讨厌撒谎、偷盗之人。光绪二十六年，营房中有人乘乱拉了别人一匹马。后来平定了，这个拉马的人白天便不敢出门，因为一出门人人都指脸骂他。他们之间这种不成文的习惯法，甚至比国家的法律都利害。可见营兵对偷盗看的多么严重。至于撒谎，有的不一定是撒谎，也会受到他们的嗤笑和指责。比如《红楼梦》中“宝玉听周瑞家的说宝钗病了，便对丫头们说：‘你们谁去瞧瞧，就说我才从学房回来也着了点凉，不能亲来。’”这本是当时北京满洲世家大族常有的表示对亲友关心的习惯。但到了营房里就行不通。我就有一次为类似的事受到他们的嗤责：“你不去

就说不去，不必说什么病了。因为你并没有病！”弄得我很下不来台。

最后，是勇武的精神：营房中人从小就培养勇武精神。有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捅马蜂窝玩。大人阻止他，他偏去捅。于是大人说：“你捅去吧，马蜂蛰了可不许哭”。结果马蜂落到孩子的头上，把头、脸、眼都蛰肿了。肿得很利害，别人问他：“疼不疼？”他疼得流泪，仍咬紧牙关说：“不疼！不疼！”背着人把眼泪擦下去。于是大家称赞他是“好样的”。日常打架，打赢了的是英雄；败了的抬不起头来，准备再打。因此打仗上阵，没有退缩的。女人也打架，甚至和男人打。平时游戏，例如摔跤，也有女人练，据说过去她们也和男人摔。（这个我没看见过，只是听说）男人打辫子、剃头、刮脸。在营房中我看到过女人也刮脸。深为奇异。总之，男女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也能干。

过去的史学家一提勇敢，就要提西半球的斯巴达（Sparta）。斯巴达人我没有看见过。我亲眼看见过营房中的满族。我觉得他们并没有腐朽，腐朽的是清政府。满族今天多在解放军中工作得很出色，就是具体的证明。

倔强的性格、纯朴的风俗和勇武的精神三者结合而成他们的崇高理想，那就是为国家战死为荣，临阵退缩为耻。

就因为上述这种性格和理想，成了他们为祖国开疆拓土的动力。从而为今天的大版图打下了基础，我觉得这样说是毫不为过的。

二、重内亲

满洲人重内亲的习惯，没有被民俗学、历史学家所注

意。只有孟森先生在《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中曾提出过，认为康熙临死前只有内侄隆科多在傍，就是因满族重内亲的习俗造成的。其实自康熙年到清末的漫长时间里满洲皇族家庭中重内亲的习惯，已在逐渐减弱、改变，到了清末已和汉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可是，在营房中依然存在。我第一次到外火器营，已是民国十五六年。当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到外祖门前一下车，营房中的亲戚便都知道了，都来看望，把外祖北屋挤得满满的，真像杨宾《柳边纪略》中记他初到宁古塔的情景：

邻舍争慰劳， 应接苦不暇，
姓氏未及知， 空言聊相借。

可见一百多年来满洲人热情的风俗，关内和关外一样未变。

但是逐渐熟了之后，才知道来的都是些什么亲戚呢？多半都是我的姨姥姥、姨儿、舅舅和他们的儿女——哥哥和姐姐（满洲不称表哥、表姐）们，总而言之，都是外祖母娘家一边的。甚至有外祖母亲戚的亲戚、钩套圈，也都来了。相反外祖父一边的亲戚反倒是以后慢慢才来看我们的。我当时很奇怪，因为北京城中满族早已不是这样。

外祖母一边的亲戚不但来看，还连带着请我们去她们家吃饭。营房中的满族非常好客，只要有亲戚、朋友来，必留饭。饭摆在炕桌上，让客人脱鞋上炕。冬天少不了火锅，夏天少不了冰镇的凉瓜果和冷荤下酒，一定要让客人吃的很满意，才能作罢。

吃饭当中，老太太就要述说十年左右别后的事情了。恨不得在一顿饭的时间中都告诉我们。有时离桌站立，有时又跨上炕沿，有时形容某一事件发生时的情景，有时学当时骂人的人双脚跳起来，将大襟钮扣都跳开了。甚至又哭又